

美国瑶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玉时阶

【摘要】 本文通过叙述美国瑶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过程,分析了美国瑶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特点。认为与一般的美国人及其他民族的认同发展历程不同,美国瑶族的认同发展历程没有遵循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发展规律,而是从国家认同到文化认同。

【关键词】 美国瑶族; 国家认同; 文化认同

【作者】 玉时阶, 广西民族大学瑶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南宁, 530006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454X (2011) 03 - 0132 - 005

American Yao'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Yu Shijie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Yao'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analyzes the features about them.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Yao'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average American and other ethnic identity on development process. American Yao's identity process did not follow the law development likes "cultural identity - ethnic identity - national identity", but from national identity to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American Yao;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瑶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跨境民族。20 世纪 70 年代,一部分东南亚瑶族因避战乱,被联合国难民署作为难民安置到美国居住生活,并实现了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但和许多美国人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不同,美国瑶族人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国籍的认同,文化的认同却表现为一种多元的文化认同,它既有美国的主流文化内涵,又有瑶族传统文化的因素。

一、认同的理论视角

“认同”一词来源于英语“identity”,用于表示身份、属性等方面的确认或同一性,其最早出现于哲学领域。后来,经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等心理学家的引入,成为心理学中分析自我同一性的核心范畴。所谓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发展的结构,有时指一个人对其个体身份的自觉意识,有时指个体对性格连续统一体的无意识追求,有时指自我综合的无言操作,有时则指对某个群体的理智和特征的内心趋同等。^[1] 认同一词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后,常被用于表示某个特定主体与特定客体之间的关系。在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中,“认同”一词一般用来表示个体对自己与特定的群体、组织或政治单位之间同一性或一致性的确认。^[2]

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人们生活的环境不断发展变异，人们不得不思考自己是谁及自己属于什么群体的问题，都会遇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难题。所谓国家认同，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同样，民族认同也可以在这个定义框架中得到演绎。^[3]而文化认同则是指民族群体或个体对本民族价值的笃信，对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命运的理解和关注以及族群关系的认识等。^[4]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和某一特定的国家。从认同的特点来看，文化认同先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对于一个国家的原住民族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一个国家的移民，特别是移民中的难民来说，究竟是文化认同促进了国家认同，还是国家认同促进文化认同，却很少有人研究，特别是像美国瑶族这样一个从东南亚逃难到美国的族群，他们对美国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应和别的民族存在一定的差别。

二、生存第一——美国瑶族的国家认同

20世纪70年代，由于老挝政局动乱，大批瑶族人“逃离老挝，翻山越岭，穿过湄公河，来到泰国不断壮大的难民营。”^[5]后来，这些瑶族人被联合国难民署分期、分批安置于欧美的一些国家。被安置于美国的瑶族人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2002年约有3万人；其余的分布在蒙大拿、阿肯色、伊利诺伊、德克萨斯、亚拉巴马、纽约、宾夕法尼亚等州，2002年约有5000余人，形成“大分散、小杂居”的分布格局。

一般说来，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文化认同先于国家认同，但美国瑶族作为从东南亚迁入美国的难民，其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却先于文化认同。最初，瑶族人从东南亚迁入美国时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他们既不再是老挝人，也不是美国人，他们是难民，是为了生存而逃难到美国的难民。所以，瑶族从东南亚进入美国后，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即必须尽快获得绿卡，得到美国国家（或政府）的认同，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美国政府将他们安置于难民营中暂时居住、生活时，派人到难民营中教他们学习英语与生产技能，介绍美国的国情、社会，让他们尽快地了解美国、熟悉美国、认可美国。经过难民营的学习培训，绝大部分瑶族人都学会了英语和一门劳动技能，对美国有了一定的了解，找到了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获得了绿卡，成为了美国公民，完成了“东南亚难民”向“美国公民”的转变过程。这意味着美国瑶族人已确认自己属于这个国家，已与美国这个国家形成一种契约，即作为美国公民，他们既可享受美国公民应有的权利，亦应承担美国公民应尽的义务。其国家认同的过程通过国籍的认同得以实现。对于他们这些流落异国他乡的难民来说，“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与首要标志是“国籍认同”，没有国籍认同，也就没法实现国家认同。所以，东南亚瑶族难民取得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既是他们对美国“国家认同”过程的开始，也是他们对美国“国家认同”的继续。经过30余年的努力，现在的美国瑶族人不仅加入了美国国籍、获得了绿卡，成为美国公民，而且都能使用英语进行交流，生活方式已经接近当地的主流社会。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下，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改信了基督教，一部分青年人开始与当地通婚，为了生存，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原住国的认同。据美国瑶族协会负责人赵富明、赵召山、赵贵财等人介绍，瑶族刚进入美国时，多从事一些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工作，如超市售货员、酒店服务员、加油站工人、农场工人、学校和医院等单位的勤杂人员，少数人受雇于政府机构的管理部门工作。现在，除有部分中年人仍在各种工厂、农场、公司、服务行业从事体力劳动外，许多年轻人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成为政府公务员、教师、律师、医生等，部分人还自己注册公司，创办企业，成为小业主。这些企业多为旅店、洗衣店、餐馆、加油站、农场、超市、汽车维修点。如李文凤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经营一家超市，同时还担任美国西部瑶族华文学校的董事长。赵有财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经营一家旅馆，并投资音像业。赵召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经营一个银行储蓄所、一家汽车旅馆、两个汽车加油站。赵富明在俄勒冈州政府担任公务员，

盘文凯在萨克拉门托市任公务员,邓有官在西雅图当小学教师,邓金田在西雅图市任公务员。对于许多美国瑶族人来说,老挝只是他们曾经居住过的一个国家,是他们千百年来迁徙过程中的一个驿站,他们不会忘记她,但他们不会再回去,因为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正如桑·科埃·萨乔说:“我对优勉瑶人文化很感兴趣,但我知道它对我没什么益处;我必须去学习和懂得美国文化,否则将一事无成,因为我生活在美国。”^[6]波特兰市赵金先林对笔者说“战争迫使我们逃离老挝,是美国收留了我们,除了美国,我们不知道该去哪里?不加入美国你怎么办?”费·芬·萨乔也说:“我认为我的生活是属于这里的,老挝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怀念我的国家,但我不想回去,在老挝工作太辛苦了,不像在这里,我真的喜欢美国。”^[7]莱·普·萨利亦说“我于1979年来到美国……我很怀念老挝,但我现在也在这里住了好多年,我不想回去了……这个国家非常好,非常的美丽。”^[8]不仅一般的美国瑶族人这样说,就连像赵富明这些美国瑶族的精英也认为:我们已经是美国人了,所以,我们就得按美国的规矩去做事。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国作为他们的“家”。经过近30年的努力,他们不仅已经成为美国公民,而且开始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活动中逐渐发挥作用,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提高了瑶族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据萨克拉门托市瑶族协会主席盘文凯先生说:该市所处的加利福尼亚州共有亚裔人成立的民间社会组织3000多个。2002年,加州政府通过媒体和社会对这3000多个社会组织进行评估,根据各个社会组织的业绩和作用,从中推出5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为加州社会组织的精英,结果,加州萨克拉门托市瑶族协会主席盘文凯先生被推选为加州社会组织精英之一。在萨克拉门托市瑶族人为笔者等人举行的宴会上,我们看到了盘文凯先生所获得的证书及奖杯。波特兰市的赵富明先生担任全美瑶族协会主席期间,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多次邀请中国国家民委和中国瑶族组团访美,并就增强中美瑶族文化交流问题撰写文章,发表于华盛顿大学学报上。赵召山先生在里士满市难民安置指导中心工作期间,深入瑶族社区调查,撰写了“在美国再定居的瑶人的影响”一文,参加在越南召开的“国际瑶族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该文被收入大会论文集《瑶族社会及文化的发展:现在与未来》。这部分瑶族精英的出现及他们在美国与世界各国所做的贡献,不仅提高了美国瑶族的地位和形象,为美国政府赢得了荣誉,而且也改变了美国社会对瑶族的看法,客观上强化了美国瑶族人的国家观念,推动了美国瑶族人对美国的认同。

三、“半个优勉人和半个美国人”——迷茫的美国瑶族文化认同

瑶族从东南亚进入美国后,为了生存下去,首先实现了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但国家认同并不等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虽然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但又有区别。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其变化的速度与程度历来落于政治、经济之后,故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历程也比国家认同的历程要艰难。

瑶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跨境民族。明清之后,一部分瑶族人就开始离开中国,进入东南亚国家居住生活,但他们一直传承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基本上与中国瑶族相差不大。^[9]30多年前,一批瑶族人又以难民的身份从东南亚移民美国,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奋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绩,成功地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实现了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但对他们来说,美国毕竟是个新的国家,许多事情完全是陌生的新鲜事物。他们在从难民向公民,山地民族向都市民族,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在西方与本土化之间游移不定,从而使其文化认同难以一朝完成,西方文化的传播与移入遭到了瑶族传统文化的顽强抵抗,从而使其文化认同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性。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自称是个政治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瑶族从东南亚移民美国后,“总是尝试接受美国文化的神话,这个神话相信所有人都拥有完全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可以干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可以成名、可以变富。”^[10]但正如美国瑶人福·乔伊所说“美国的生活就像年轻一代的梦想,在他们心中就像到了‘天堂’似的。他们都说美国是一个充满自由与机会的国度。但与

此同时,许多人在这里却难以找到属于他们的社会感情世界。”^[11]即使是年轻一代的美国瑶人,他们也“总是迷失在两种文化之间,他们想要融入美国的青少年族群当中,但却力不从心;有许多远大的理想,他们追逐财富与名利,但是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观点却是不完全理解和不现实的。”^[12]他们既追求美国的现代文化与民主自由,但又怀念瑶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信仰;他们既不可能保持瑶族的传统文化,又不能完全融入美国社会。正如桑·科埃·萨乔说“我认为自己是半个优勉人,半个美国人。我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文化里,我称其为过渡文化。我感觉在两个文化之间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因此我要保留我自己的民族文化,又要学习新文化——美国文化。”^[13]这种文化的迷茫主要表现为:

1、语言认同的差异。瑶族从东南亚进入美国后,经过在美国难民营的强化学习及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交流,绝大部分人都学会了英语,不会说英语的美国瑶族人微乎其微。特别是在美国出生的瑶族人,不仅会说英语,不少的人甚至已不会说瑶语。这种语言文化认同的英语化趋势使美国瑶族社会中的老人和精英深感不安。历史上,瑶族是个迁徙不定的山地游耕民族,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他们曾借用汉字及其模仿汉字发明的土俗字来记载历代祖先曾定居过的地方或历史,沟通感情,抄写经书,瑶族中长期流传的《祖图》、《信歌》、《家先单》、《盘王大歌》、《过山榜》等,都是用汉字和瑶族土俗字抄写的,然后用瑶语喃念。如果不会瑶语和中文,就不会读这些民间传统古籍,就不懂瑶族的传统文化。于是,全美瑶族协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瑶族人在家里和民族节日聚会时必须说瑶语,并且与中国瑶族及有关专家联系,将中国瑶族地区试行的瑶文引入美国瑶族社会,在瑶族地区开办瑶文培训班,编印瑶文课本,教美国瑶族人学瑶文、讲瑶话。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广播电台还为美国瑶族人创办瑶语节目,每周安排15分钟的瑶语广播栏目。即使是已改信基督教的美瑶族人,亦可用瑶语在教堂中念圣经,做祷告。现在美国瑶族社会中瑶语和英语并存,美国瑶族人在与主流社会交流时,用的是英语;在本民族社会内部和家庭中则用瑶语。正如桑·科埃·萨乔说“我对生活在 Halsey Square 感到很满意,因为我有机会与周围生活的优勉瑶人讲同一种语言。我认为让年轻人生活在自己民族的文化里,讲自己的语言是一件很好的事。”^[14]从文化认同的视角来看,英语在美国瑶族社会中的传播与普及,增加了美国瑶族与其他民族接触的机会,有利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但在英语的传播与普及过程中,又使美国瑶族人不断感受到瑶语濒临失传的危机,从而产生对外来语言文化一体化的抵抗情绪。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力图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美国公民,企图实现全体国民的文化认同,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或弱势族群中却是那样难以实现。

2、宗教信仰的差异。历史上瑶族主要信仰自然宗教与道教。瑶族在东南亚国家居住时,亦有极少数信基督教。^[15]但自从进入美国后,受美国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瑶族人改信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瑶族人的家庭中不再设祖先神龛,改贴耶稣画像;有瑶族经书、神像、法器的人家,均将其送人或烧毁,逢星期天到教堂念圣经、做祷告。而大部分美国瑶族仍保持传统宗教信仰,祭祖先,敬盘王,崇敬三请三元等道教神;家中厅堂仍设有神龛,加州奥克兰市的瑶族协会还购置土地建盘王庙,供全美瑶族人每年到此祭盘王。平时的小型祭祀活动有架桥、解煞、续魂、送堆、做秋、收惊等,较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有还盘王愿、度戒、挂灯、发童、祈保丰收、祈保人丁等。^[16]笔者在访美期间,曾参加过加州瑶族的解煞、续魂和为死者超度灵魂的宗教祭祀活动。在许多美国瑶族人的心目中,虽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在美国居住生活,但死以后还是要回到“扬州”去与祖先团聚的,而不是到天堂去见上帝。所以,死者的后裔要为死者做道场,请师公念经,祭神,超度死者亡灵,让他早日到祖先的身旁。道场做得越热闹的越好,如家庭经济一时不允许,也可以以后补做。正如桑·科埃·萨乔所说“我们有宗教仪式,那对我们的族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比如,几个月前,我们举行了挂灯(实际是男孩的成丁礼)。我父亲已去世很久。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举行这种仪式,我已故的父亲在天国神灵世界就会生活不如别人。这个仪式就是为了让让我父亲在天国有着受人尊敬的地位。”^[17]这种对宗教文化的认同差异,不仅反映了美国瑶族人对美国主流宗教文化的认同差异,而且也反映了美国瑶族人对美国文化认同的差别。

3、生活习俗文化认同的差异。瑶族人到美国后,受美国生活习俗的影响,也开始吃西餐,穿时装,部分瑶族,特别是青少年喜欢唱流行歌曲,跳现代舞蹈,过情人节、感恩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基督教信徒还过复活节、圣诞节。他们正在逐渐适应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文化。但大部分瑶族人仍保留传统生活习俗,他们虽然也喝牛奶、吃面包,但平常主要还是吃大米饭,肉、菜或煮或炒。除过西方节日外,还过春节、清明节、中元节、盘王节,每逢传统节日,各家各户亲人团聚,备办酒肉,请师公喃诵经文,祭祀祖先,然后共同聚餐。特别是每年农历十月十六的盘王节,各州、市的瑶族聚集在一起,穿瑶族传统服饰,唱瑶歌,跳瑶舞;请师公设坛请圣,奉供品,祭盘王。尽管已有少数青年男女与外族人恋爱,但传统的民族内婚习俗仍对美国瑶族人有很大的限制,通婚范围仍限定在本民族内部。除信仰基督教的瑶族人按基督教礼仪到教堂举行婚礼外,大部分男女青年相爱后,仍须托媒求亲、合八字,如命不相克,方能订婚下聘礼。成亲之日,男方家要派接亲队伍到女方家接新娘,新娘入门时要请师公举行祭仪,然后才拜堂、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婚后生育子女,凡满月、对岁都要宴请亲友。10岁以上的男孩要举行挂灯仪式,成年后要依传统习俗进行度戒。正如福·乔伊·萨利所说“保留我们民族的特征,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亲戚之间的亲密联系。这是我们保留文化传统的唯一方法。如果我们的子孙太过于美国化,他们不会关心自己是谁,也不会关心亲戚间的联系,这样,将来我们可能会完全迷失自己。我们会成为美国人,但我们的肤色不会改变。我们不属于美国。假如我们不属于优勉瑶族,那我们什么也不是。”^[18]

四、余 论

“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此人的自身认同和集体认同问题都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认同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系统中人们历史活动的过程和产物。”^[19]时代变了,人们的生存境遇变了,人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

认同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早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建立之前,人类社会就已经形成了各种形式的认同,其中文化认同是共同体最稳固而长久的黏合剂。在共同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原始的氏族、部落认同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20]大多数人与民族都经历了这种从文化认同到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认同发展过程。但这种发展过程并不是唯一的。从美国瑶族人的认同发展过程来看,当瑶族从东南亚作为难民进入美国时,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美国国籍的问题,即国家认同问题。在国家认同问题获得解决后,在国家认同的推动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下,美国瑶族人的传统文化发生变异,形成新的多元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 [1]〔美〕简·卢文格著,李维译.自我的发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360.
- [2]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
- [3]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2010(2).
- [4]邓治文.论文化认同的机制与取向[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5(2).
- [5][6][7][8][10][11][12][13][14][17]〔美〕艾·乔伊·萨利(大卫·特·李)等著,李筱文、盘小梅译.移动的山岭——美国优勉瑶人的迁徙故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56.60.74.71.13.12.13.62.60.62.
- [9]玉时阶.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玉时阶.中泰瑶族文化变迁比较研究[J].首届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论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15]广西民族学院赴泰国瑶族考察组编著.泰国瑶族考察[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294-295.
- [16]黄钰、黄方平.国际瑶族概述[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366.
- [18]〔美〕艾·乔伊·萨利(大卫·特·李)等著,李筱文、盘小梅译.移动的山岭——美国优勉瑶人的迁徙故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65.
- [19]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1).
- [20]钱雪梅.论文化认同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特征[J].世界民族,2002(3).

(责任编辑:黄润柏)